

甜寵·宮

佛心毒方

寂月皎皎 著

JUAN
XUNFANG



最爱她的三个男人，
一个占了她的身，
一个占了她的心，还有一个成为生命中仅余的温暖。
当一切失去，
她宁愿只是——亡国妖孽！



倦芳

寂月皎皎 著

JUAN
XUNFANG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策划编辑：侯 开 古月珊
责任编辑：赵 锋 奚春玲
特约编辑：莘 伊 曹 振
封面设计：八牛设计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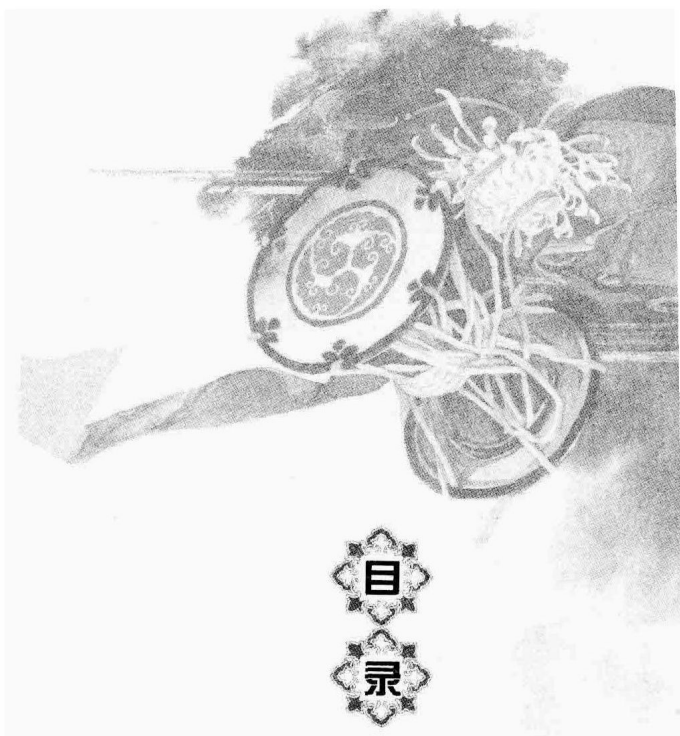
倦寻芳 / 寂月皎皎著.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4
ISBN 978-7-5463-2678-8

I. ①倦… II. ①寂…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9734号

书 名：倦寻芳（上、下）
著 者：寂月皎皎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mm×980mm 1/16
印 张：40
版 次：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63-2678-8
定 价：45.00元（上、下）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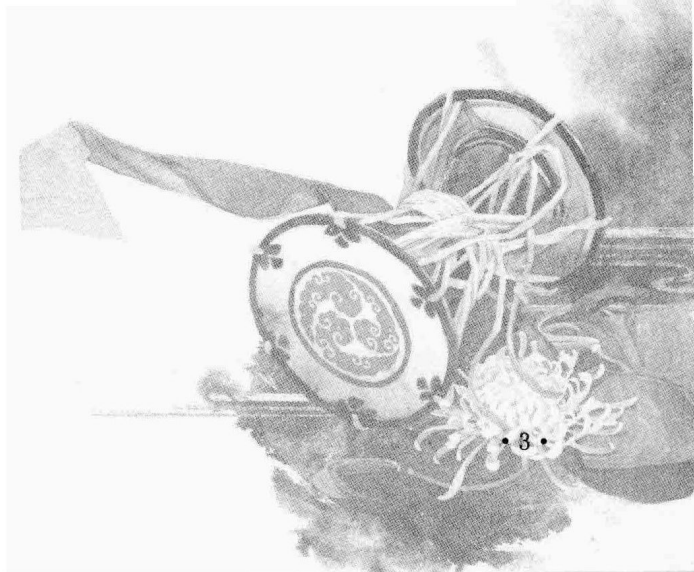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风帷深，谁道是销魂/1
- 第二章 柳荫浓，芳草笑花轻/11
- 第三章 青山妩，少年不知愁/22
- 第四章 春欲晚，微风凉碧衣/35
- 第五章 履薄冰，敢辞朱颜瘦/45
- 第六章 落棋声，初见玲珑局/60
- 第七章 佳期误，风雨杳如年/73
- 第八章 琼枝秀，几曾识干戈/85
- 第九章 箫初静，还报夜来风/98
- 第十章 倚危墙，海棠胭脂透/110
- 第十一章 暗香袭，素手三弄梅/123
- 第十二章 莫相逢，柔情总成空/135
- 第十三章 风云变，夜起龙虎争/148
- 第十四章 空牵念，错扣同心结/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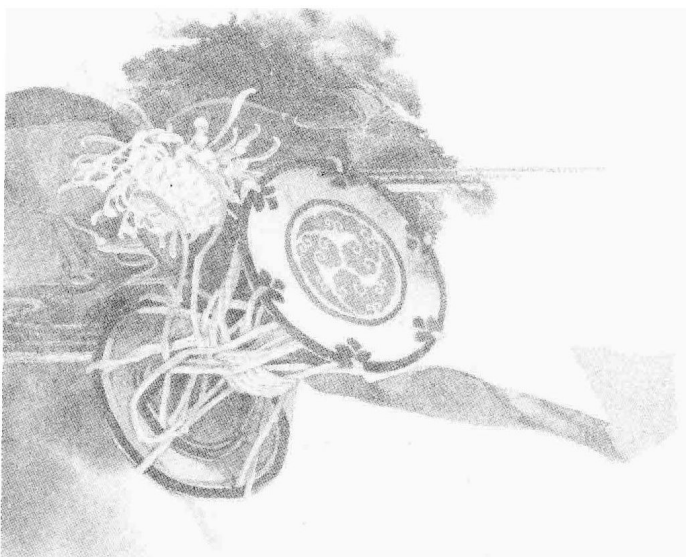


- 第十五章 断珠帘，水晶旧啼痕/172
- 第十六章 无情好，落花不言恨/184
- 第十七章 春情染，香散舞衣凉/196
- 第十八章 江山重，且尽樽前酒/208
- 第十九章 怯春寒，鸳枕繁华尽/220
- 第二十章 君心疑，何日是归期/232
- 第二十一章 杜衡误，和泪折残红/243
- 第二十二章 一场空，悠悠江南梦/254
- 第二十三章 素心改，无花空折枝/266
- 第二十四章 花影乱，月淡俪影偕/279
- 第二十五章 负东风，似被前缘误/290
- 第二十六章 云霄暗，恨无双翠羽/302

目 录 下

- 第二十七章 角声袅，休问定何如 /315
- 第二十八章 清梦断，一夕成憔悴 /326
- 第二十九章 话当年，啼鹃碧血痕 /336
- 第三十章 帝王情，莫枕逍遥夜 /347
- 第三十一章 相见了，犹道不如初 /358
- 第三十二章 孤影淡，芳心向春尽 /369
- 第三十三章 凤凰谋，金戈青冢路 /380
- 第三十四章 春去也，辜负海棠情 /391
- 第三十五章 歌筵散，且就醉中眠 /403
- 第三十六章 流年度，银剪送轻鸢 /413
- 第三十七章 韶华误，谁怜芳菲老 /424
- 第三十八章 懒画眉，东风余几许 /435
- 第三十九章 憔悴客，金瓯缺难圆 /446
- 第四十章 金甲凛，素影弄银戈 /457





- 第四十一章 霜华冷，不堪诉相思 / 468
- 第四十二章 觅旧游，闲情抛却久 / 479
- 第四十三章 缤纷雪，三年蝶梦误 / 490
- 第四十四章 兴亡替，冉冉惊时月 / 502
- 第四十五章 罗帐低，为谁歌长恨 / 514
- 第四十六章 春色融，红烛杨花梦 / 528
- 第四十七章 月影寒，西风吹罗幕 / 539
- 第四十八章 夜无眠，幽馆锁秋心 / 550
- 第四十九章 雁高飞，一帘风月闲 / 561
- 第五十章 倦寻芳，鸳盟早成空 / 573
- 第五十一章 心天涯，何枝可依栖 / 584
- 第五十二章 斜阳暮，鸦声无限起 / 594
- 第五十三章 连环策，南柯繁华断 / 606
- 第五十四章 折兰芝，江天雪茫茫 / 617
- 尾声 / 630



第一章

凤帷深，谁道是销魂

大齐永兴七年春，江北，广陵，天很阴，起风了。忽然，驿馆内的陈旧窗棂被嗒的一声吹开了，外面全副戎装的南齐守卫立刻上前，警惕地朝屋内扫了一眼，又迅速地将窗扇关上了。

我的身旁，两名面生的侍女正垂手侍立，虽都是南齐人，如今却是我的监视者。

我安静地坐在妆台前，默默梳理着自己满头浓密的长发，似又看到了我的三哥——南齐的惠王萧宝溶。他抚摸着我被打得红肿的脸，理着我散乱的鬓发，乌黑的眸子射出刀锋一样的目光，很轻却很清晰地告诉我：“隐藏自己，示人以弱。伺机而动，一击必中！”

那声音如极柔韧的银丝，消融在明亮的光线下，丝毫不让任何人察觉，却轻易地缠绕到我的心口，一丝又一丝，带了细微的痛意，缓缓地沁入我的血肉，伴着我一路从繁华的江南到血腥味未及散去的江北。

忍，忍，忍。

可示人以弱真能避免我未来的厄运吗？

铜镜中那发白的唇渐渐颤动，手中也不觉用力。咔嚓一声，我手中的连珠花纹檀木梳断了，尖尖的梳齿扎入掌中，殷红的鲜血顺着断齿缓缓渗出。

房中的侍女犹豫了一下，终于上前来，帮我拔出断齿，拿帕子为我拭去鲜血。

我盯了一眼她那不咸不淡的神情，遂自己用丝帕缓缓地缠绕着手掌。青色的丝帕，原本绣的是青翠兰草，如今却印上了四五个血点，正慢慢洇开，顺着丝线延伸，如缓缓绽放的蔷薇。

我正冷冷看着那血花开得愈艳愈烈之时，外面传来匆匆的脚步声，目光轻扫过

去，却已见我大哥永兴帝派来的齐国使臣吴德略弯着腰，领了一群人过来。

“管公公，请！”吴德侧身闪在一旁，将一个内侍总管模样的北魏人引了进来。

二人身后尚跟了数名侍女，个个身材高大，看着比江南的男子还要健硕几分。也曾听说过北方人要比江南人粗犷些，却未想到连女子都如此高大！

那个瘦高个儿的中年内侍，吴德称其为管公公的，正略带疑惑地望着我。

我顿时悟出：这些高大侍女，怕是特地选来对付我的！

半个月前，齐师大败于江水之北，太子萧康及五千骑兵被御驾亲征的魏帝生俘。大哥永兴帝听了吴皇后的话遣使求和，以定水以东的江北十八城池与文墨公主作为条件，换取魏师所占的广陵与太子萧康。

一夜之间，我从尊贵的南朝公主，变成了大齐奉献给北魏的礼物。与其说是和亲，不如说将我当做了祭品。天下无人不知，当今魏帝拓跋轲之父当年便是死于两国交战，因此拓跋轲矢志复仇，至今已有十七年。

我向来任性，从被骗回皇宫的第一天起，便激烈地抗争着这本不该属于我的厄运，这些天不知吃了多少苦头。而吴皇后和吴德的策略，就是事先向魏帝说明我的“顽劣”，那么即便我在魏人手中再怎么不驯，也都与大齐无干，不会耽搁他们救下太子萧康。而我的死活，从此也与大齐无干，只能靠自己。因而，那最疼我的三哥不得不怏然地告诉我，要示人以弱……

敛了丝帕，我站起身，带着畏怯往后退了一步。“吴大人，这是……”我惊惶地睁大眼睛，指甲用力地在方才刺破的肌肤上一抠。疼痛之中，泪影顿起，含在长睫上，随着我的眼珠转来转去。

几名侍女到了我的跟前，个个人高马大，我本就生得纤巧单薄，加之身量尚未长成，只及她们的肩，就这样泪光盈盈地与她们站在一处，我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种对比。

那中年内侍的眼光在我脸上一扫，指向我，问吴德：“她就是南朝那位能舞刀弄剑的文墨公主？吴大人，你没弄错吧？”

看来，吴德是怕我一怒之下刺杀魏帝，说得比我预料的还要夸张。

我依然含着泪，且瞧向吴德，倒要看看他怎么说。

吴德也正盯着我，眼中带着困惑与警惕，终究不好再改口说我心机深沉，只得干笑道：“到底大国威仪，咱们公主也敬惧几分呢！”

魏是大国，齐是小国吗？南北对峙已有百余年，如果真有什么大小之分，北朝怎么没能吞并江南，反而诸胡内斗，比南朝还要混乱几分？



若是以往，我早就以公主的身份指着吴德斥骂了，但如今我只能眼含泪水悲哀地看着这个齐国使臣，他为了保住能让他们吴家富贵长久的太子，在魏国的阍人跟前丢尽了大齐的颜面。

吴德已走上前，维持着干笑向我依礼参见，“公主，这是魏国的管公公。”

那中年内侍堆着笑，对我屈身行礼，“老奴管密，见过公主！”

“快……快请起……”我小心地望了一眼吴德，又往后退缩了一步，轻轻道，“以后还要管公公多照应呢。”

管密起身瞥了我一眼，依然笑着，声音越发柔和，“公主，这便请公主移驾，前往皇上驻蹕之处吧！”

明知是祸事，却躲不过。我顺从地应了，握了帕子拭了拭泪水，勉强向吴德一笑，柔声道：“吴大人，回去转禀大皇兄和皇嫂，让他们好生保重身体，阿墨会永远记挂着他们的！”

说到最后一句时，我差点儿隐藏不住自己心头的恨意，嗓音也变得尖厉起来，遂赶忙用丝帕捂了唇，强忍着作态呜咽，然后丢下一脸茫然的吴德，先自踏出了房门。那些本打算抓住我或捆了我走的侍女，只能垂着手跟在我身后，看来真的像是我的侍女了。

据说，广陵目前驻有十余万北魏兵马，但魏帝拓跋轲所住的原广陵府衙中并未见到多少官兵，仗剑执戟的卫士却有很多，看起来个个身手都不弱。

我虽有侍女随行，但北魏人显然是信不过她们，一入府即被引往别处，另有两名北魏侍女带我到一处厢房安顿下来。北魏人本是浑蛋，而吴皇后安插在我身边的侍女也不会是什么好人；最疼我的萧宝溶措手不及，根本未来得及安排让我可倚靠信赖之人，他虽说过会来救我，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来。

我孤孤单单地沦落在四面是敌的北魏兵马中，虽性情骄纵，可到了此时，已不敢露出丝毫锋芒，以至于两名侍女看我的眼神中都带了几分怜悯。

“公主，不用担心，陛下对宫人一向宽仁，便是对南朝有气，只要公主顺着他，时日久了，也不会再迁怒于公主的。”那名叫轻罗的侍女，一边帮我梳着高髻，一边安慰我。

听着她的话，我心头猛地抽搐了一下，惶然问道：“轻罗姐姐，待会儿……待会儿是不是要让我去见魏国皇帝？”

我那声纡尊降贵的称呼显然挺有效果，轻罗手中的银梳顿了一顿，将本来带了几分漫不经心的目光垂下，许久才道：“南朝将公主送来，不就是让公主来侍奉皇上

的吗？皇上听说此事，非常感兴趣，即刻让接公主过来。管公公的话，是让公主预备……侍寝。”

热血从心头涌上，迅速将我的面颊激得通红，嘴唇却失去了嫣然，变为极淡的粉色，微微地颤抖。

另一位叫连翘的侍女也走过来，托了一盅茶递到我手边，柔声道：“别怕，女人嘛，都会经历这种事，何况咱们皇上英姿神伟、气宇轩昂，不知多少女子做梦都想得到皇上的宠幸呢！”

“我……我不怕……”我喃喃地说。触着热烫的白瓷茶盅，我才觉出指尖的冰冷颤抖。

轻罗继续给我绾着发髻，发丝滑过我的面庞，软缎般的触感，墨瀑一样在眼前荡漾着。眼看发髻盘起，镜中人尖巧下颌，杏仁眼睛，明明稚气未脱的姣好面庞，硬是被峨峨如堆云的高髻带出了几分成熟风韵。

这样成熟美丽的风韵，大约是拓跋轲所喜欢的，她们才特意为我梳的吧？

“轻罗姐姐，帮我……换个发式，好不好？”我将刚搭上去的发丝捋下，垂落。

一炷香后，我被轻罗、连翘引着，穿过沉闷的回廊，垂着眸子步入魏帝拓跋轲在府衙中的临时住处。

“不怕！”轻罗拍拍我的手，连高高的颧骨都笑出了几分温柔，“这样碧玉般的美人儿，没人舍得碰着伤着。”

我到底没盘高髻，只绾着蕴了江南秀色的小巧丫髻，髻的两侧，各插一对蓝宝石发针，发针下戴一朵小小的茉莉，后背前襟，尚有大片青丝自然散落。极简洁的发式，不招摇，不尊贵，不妩媚，将我的面容更衬得稚嫩干净，莹冰雪玉般让人不忍玷污。

衣衫也是精心挑的浅绿细白碎花绫纱对襟长衣，素白百褶长裙上绣一枝神灵韵清的绿萼梅，只肩上搭着的细白蹙银轻纱披帛，显出几分不同于寻常女子的娇贵。

待我进了拓跋轲房中后，我将那披帛也取下，让自己更显娇小稚弱些，只盼这人能看在我尚未长成的份儿上，能放过我，至少让我拖到萧宝溶来救我的那一天。

门外虽有数名亲卫把守，屋中却空无一人，这拓跋轲应该是个不爱热闹之人。

桌椅陈设都很普通，想来大多是府中旧物；只有帷幔卧具是崭新的，以明黄为主色，祥云腾龙，振振欲飞；帐前放了一架四开的紫檀木屏风，却是江南三千里山河风景，明明绮丽的江南秀色，却用极雄阔的笔意画出，与当日阿项画的那幅海棠有异曲同工之妙。



阿顷……

烟黄纯净的身影在我脑中闪过，连心头也暖了一暖，但我随即摇头，轻轻笑了。

只要萧宝溶能将我救回大齐去，能让我继续做那个无忧无虑的文墨公主，我便该谢天谢地了。

窗前有一张书案，笔墨纸砚俱全，想不到这野蛮的北方人，居然也喜欢舞文弄墨，连这大战期间都不忘备上文房用具。

我推开窗，天色已暗，窗外那一树的樱花却开得正盛，粉红色的花朵如火如荼，团团簇簇，倾尽了春日的风情，浑然不觉黑夜已然来临。

我笨拙地将案上一盏六枝的青铜灯点燃，铺开一张宣纸，回忆着挂在我江南别院里的海棠图，自己动手磨了墨，和了朱砂，取了狼毫慢慢画着。

我的母亲有才女之称，萧宝溶更是当世才子，连我喜欢的阿顷都能画一手好画，而我却将太多的时光虚掷于玩耍嬉戏中。我勉强画了枝干，花朵已不知往何处摆放；花朵描上了，颜色却调得怪异；终于有了几朵像样的花了，却完全不见海棠该有的灵性，甚至很难辨出是海棠的花朵。

一次又一次，我将画坏了的宣纸揉皱，扔开，恨意才缓缓压下，心底渐渐平静。有侍女过来，上了茶，将各处灯烛点燃，又悄无声息地退下，我甚至没向她们点点头，依旧埋头画我的海棠。

身后传来有力的皮靴踏青砖地面的声音。

再高大的侍女，穿的都是落地极轻盈的布底鞋，绝不敢发出这么大的动静。

笔尖有一丝颤意，我很快稳住，柔白纤细的手指认真地按在宣纸边缘，依旧一笔一笔地画着我拙劣的海棠花。

脚步声止在我身后，呼吸声清晰可闻。我听得到自己的心跳，但我的手居然没再抖，连呼吸也轻而均匀，俨然一个沉醉在自己画中的小姑娘。

“你画的是什么东西？”

身后的人等了半晌，不见我动，终于发问。醇厚而低沉的声音，和他的脚步声同样有力，但并没有属于帝王的威严和高傲。

我的手臂一抖，惊吓得跌落毛笔，那盛开的海棠上立刻划过一道血痕一样的红印，如刀锋割裂的伤口。

我慌忙转过身，当即见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正用带了几分审视的眼神盯着我。他年纪并不大，大约三十出头，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粗犷威猛，长眉浓黑如墨，深蓝色的眼珠如海水般深不可测，皮肤不白皙，可也不黑，极健康的蜜色，很是俊伟。

我装作没看到他袍袖和蔽膝上的龙纹、宗彝、藻火等图案，惊诧问道：“你是谁啊？”

脆朗朗的询问，蕴着我故意的未脱稚气的童音。

拓跋轲长眉一挑，唇角已扬起，“你不知朕是谁吗？”

我装作恍然大悟地张开嘴，向后退一步，往案上一按，未用完的朱砂忽地被打翻，倾倒在手上，我忙又缩回手来，一边忙乱地在衣衫上擦着，一边跪下身去叩拜，“宝墨拜见陛下！”

拓跋轲上前，伸出手指，勾住我的下颌，抬起我的脸。

手指与我皮肤的陌生触感，第一时间让我头皮发麻。我惊骇地伸出自己满是朱砂的手，毫不犹豫地拉开他的手。满手的殷红，很不客气地印在他的指掌之间。

他倏地缩手。

我惊慌地站起，直往后闪避着，躲到阴暗的帘幔角落中，啜泣着说道：“对不起，我……我不是故意的……”

他凝视着自己手上如血的殷红，一脸的哭笑不得，然后自己取了帕子来，慢慢擦拭着，说道：“朕不怪罪你，出来吧！”

我紧张地掐着自己的手，生生将自己迫出泪来，同时愈来愈深地藏到幔子中，颤着声音道：“我……我不敢……”

他皱了皱眉，缓缓走了过来，扯开幔子，高大的身影立刻将我全部挡住。

这时候我才发觉他有多高。

萧宝溶、阿坝都算是身材高挑顾长的了，可比起这个拓跋轲还要矮上半头！我站在他的面前，更是只到他的胸脯。

他显然也发现了，又皱了皱眉，低头瞧了瞧被我自己抓得满是朱砂手印的浅绿长衣，再瞧瞧我正擦泪的满是朱砂的手，叹了口气，居然伸出手来，拍了拍我的头，柔声道：“你怕什么？朕又不会吃了你！”

依旧是很沉稳的步伐，他慢慢退了去，坐到一旁的榻上，自己动手倒了茶，啜了一口，才淡淡唤道：“来人。”

他的声音并不高，可屋中立刻多了两名侍女俯首听命。

他抬起手指向我，懒懒道：“把那小姑娘带出去吧！”

侍女过来拉我，我忙牵了她的袖子，却又不敢显出急促想逃的模样来，只是依了侍女的步伐，亦步亦趋地跟在她身后。

经过拓跋轲跟前时，正埋头喝茶的拓跋轲忽然说道：“慢着！”

侍女立刻带我顿住脚步。



拓跋轲打量着我，问道：“你叫……宝墨？”

我点头，紧张得鼻尖沁出了一层汗。

拓跋轲望了望书案上一大堆被我画废了的纸，又望了望我从脸到手、再到衣衫上尽是鲜红朱砂的狼狈样，唇角扬起，居然展开极明朗的笑容，虽不如阿瑛那般纯净，却也颇为阳光。

“去吧！”他柔声说着，抬了抬手。

我暗自松了口气，忙随了侍女匆匆出去。

此时，拓跋轲正向另一名侍女交代道：“去和管密说，这个叫宝墨的，带回邨都去，好好照看着养大些吧！”

走到门槛边时，我又听到他在轻轻地嘀咕道：“这个管密，在搞什么鬼？”

等我回到自己的房中颤着身子喘了半天气后，我才想明白了一件事：拓跋轲并不知道我就是南朝那个文墨公主！

为了永绝后患，也不知那个吴德向拓跋轲讲了多少关于我的坏话，总之拓跋轲在见到我后，绝对没有将他跟前安静作画又胆小如鼠的小姑娘和南朝那个跋扈刁蛮的文墨公主联系在一起。

所以，他以为管密没领会他的意思，不但没把南朝公主送上他的床榻，还送来个他所不感兴趣的稚嫩小丫头。

果然，我心有余悸地端了茶在手中，还没来得及定下心神，外面传来了内侍尖细的嗓音，“皇上有旨，宣文墨公主即刻侍驾！”

我骤然惊起，丢开茶盅，汗如雨下。

“宝墨拜见陛下！”

依然是素淡的锦衣，纤巧的小髻，柔顺的长发，我跪到了拓跋轲跟前，不敢喘大气儿，手指紧紧绞着裙裾。

拓跋轲依然坐在我刚才离去时的座位上，慢慢转动着手中的银盏。可他此时喝的已不是茶，而是酒了。我跪在他的脚边，他一开口，便有一阵浓烈的酒气传过来。

“宝墨？”他嗤笑，“文墨公主，你的演技不错，朕差点儿被你糊弄过去。”

我掐住掌心的伤处，用疼痛强迫自己冷静，才抬起头来，直视着拓跋轲的眼睛，迷惑道：“宝墨……没糊弄陛下啊！”

我脸上蓦地一凉，他手中的酒水迎面泼来，激得我几乎睁不开眼。

拓跋轲的声音同样凉意森森，“你是文墨，还是宝墨？”

我揉着眼睛哽咽，“我是叫宝墨，文墨是我的封号！”

“你的封号？”他懊恼地重复一遍，旋而又怒道，“有必要在朕面前装出这副受尽委屈的无辜样来吗？你们家的使臣可把你的老底儿都揭了，说起你的刁蛮事来，怕是几天都说不完呢！”

我磕头道：“陛下明鉴！宝墨自幼不为齐帝和吴后所喜爱，母妃被他们逼着出家后，我就被他们赶出皇宫交给三哥惠王养育。惠王素与吴后、吴相不睦，所以宝墨每次入宫，皇后都会诽谤宝墨行止不端。宝墨在惠王府长大，到底是怎样的人，陛下遣人到宁都打听一下，自然可见分晓。”

萧宝溶一向维护我，坏事都掩着，修桥铺路、救助弱小之类的好事却常冠上我的名义，因此我在民间的声誉并不坏，甚至可以称得上德容兼具、声名远扬。

拓跋轲似乎没想到这一层，沉默了片刻，再次用手抬起我下颌，幽深如海的眼眸似要钉入我心口，淡淡的笑意冷若冰霜，“那么，你是齐明帝最宠爱的宝贝女儿，这总没错吧？”

我猛地想起父皇和他的杀父之仇，顿时浑身战栗，好久才颤声道：“陛下，我父皇早已龙驭宾天了。”

拓跋轲微笑，凌厉而阴郁，与片刻之前那个有着阳光般笑意的男子判若两人，“没关系，还有你和你的哥哥们在！十七年前欠下的账，有人来讨还，总得有人来偿！”

“就从……你开始吧！”他扬手扔开银盏，很清脆的当啷一声，惊破了一室的迷蒙寂静。

巨大的惊悸蓦地将我包围，盯着他伸向我衣带的有力手指，即便我早有心理准备，此时也只会本能地大叫一声，连滚带爬地向后缩去。

不料我头皮骤然一疼，身体已经腾空，迅速跌入一个坚硬的臂膀，坚硬如钢铁浇铸，一如与我山盟海誓的阿顷。

劈头盖脸的气息，如此霸道陌生，连那尖锐的眼神都可撕裂我的皮肤，让我惊悸害怕。厚厚锦衾跌落时，那高大的身躯一同扑入。

三哥，三哥，隐藏自己，示人以弱，难道也包括奉上自己的身体吗？

衣带松开，层层绫纱软罗散落，烛光透过拂动的层层帷幔映入，那雄健的身躯紧紧压迫着我，从身到心。

武者粗糙的大手抚上胸前，陌生的湿软唇瓣在面颊脖颈间游移，炽热的呼吸带着酒气扑在光洁的肌肤上，激起我层层战栗，胃部阵阵抽搐，酸苦的液体直往上涌。

三哥，三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救我！救我！

“不……”低低的啜泣中，我终于嘶哑地喊了出来，手足并用，想将身上那沉重



可怕的身体推开，指甲过处，那健硕结实的胸膛出现了几道血痕。

拓跋轲眸光一沉，左手随意一抓，已将我的两只手腕捉住，并拢握于他的宽大手掌中，略一用力，便痛得我哭出声来。

“陛下，陛下，饶了宝墨！宝墨什么都不知道，那时宝墨还没出生！”怀着一线希望，我呜咽着乞求，只盼他能怜惜我年幼稚弱，暂时放过我。

拓跋轲忽然止了动作，却不是因为我的乞求。他迅速扯过一条衾被，掩住我的口连同我的呜咽和哀求，微微皱眉，专注地侧耳。

屋外，传来了近卫的声音，“豫王爷，皇上已经歇下了。”

“让开，我有急事！”很熟悉很急促的少年口音。

我的呼吸忽然顿住。是我听错了吗？这声音为何这般耳熟？

近卫在赔笑，“豫王爷，皇上今夜有女子侍寝，您此时进去，怕是不太方便。”

“噢！”心不甘情不愿的一声应答。

我的头被埋在锦衾中，还是忍不住呜呜出声。阿瑛，阿瑛，是你吗？是你吗？

“闭嘴！”拓跋轲低喝，似乎颇是顾忌，将锦衾压得更紧了。

我被压得完全窒息，再也无法呼吸，更别说出声呼救了。

外面那位豫王爷似乎听到了动静，转头问：“皇兄有带妃嫔出征吗？今日是谁在侍寝？”

近卫答道：“回豫王爷，是南朝送来的公主，当今齐国皇帝的亲妹子。”

“呵，萧銮的女儿！”那人轻笑，不屑中带了快意，脚步声渐渐远去。

锦衾被拿了开去，带了檀香和陌生男子气息的空气钻入鼻中，我终于从接近昏迷的窒息中缓了过来，勉强睁眼，又对上了拓跋轲冷峻的面容，却连他眼底的颜色都看不清晰了。

“连九弟都恨你！”拓跋轲轻笑，“我原以为那孩子学不会恨一个人呢！”

原来是拓跋轲的九弟豫王，不是我的阿瑛……

或许那阵快要人命的窒息是种好事，它模糊了我所有的感觉。

肌肤与肌肤摩擦的触感已经变得迟钝，连他的抚摩和亲吻都像隔了厚厚的棉袄，我麻木地躺着，开始怀疑这具躯壳是不是自己的。

但拓跋轲很快就证明了我的存在。

一阵尖锐的刺痛，蓦然在麻木中飞快散开，在我的惨叫声中深深扎入下腹，如同一把锋锐的着火的刀，强悍有力地一次次在体内肆虐纵横。

我失声痛哭。

哭声低弱得如蚊虫振翅而过。

凤枕鸾帷，绵连流苏，俱在眼前跳跃，隐隐看得见那屏风上三千里的江南河山，映上明黄帷幔的深重阴影，如弥漫了满天烟雨。

身体上的重量压得我呼吸越发微弱，我努力伸出手，想抓住什么，却什么也抓不住，洁白的纤细手指徒劳地划向空中。

在男子不均匀的低喘声中，我听到了江南的声音。

琐窗春暮，落花有声。双双燕儿飞于柳烟花雾中，轻吟浅鸣，若含笑靥。

竹林萧萧，我平生第一次为那个少年起舞，轻扬袖，漫舞袂，风为伴，笑为歌，舞那曲《倦寻芳》。

晨雾霭霭，山树透碧中，那红着脸的倔犟少年追逐于山路，认真地叮嘱道：“一个月，我一定会来，你……你要等我，知道吗？”

阿瑛，我知道。可我还是失约了……

倦寻芳